

特别的价值——它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和对科学的向往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科幻小说才获得了超出文学价值的社会价值，达到了科学传播的目的。

包含一种看上去很酷，听起来有理的科学道理，或者发明一种令人心惊肉跳、赞叹不已的新式技术，这是科幻作者梦寐以求的事。举两个经典的例子：《2001：太空漫游》，阿瑟·克拉克以黑石来启迪人类智慧，以逻辑矛盾让飞船计算机错乱，制造灾难，还设想出了木卫二冰层下的奇特生物，让它毁灭了“钱”号飞船，更制造出纵横银河的时空旅行，最后把主人公转化为拥有极大力量的星孩回归地球……种种密集的科幻设想，是它能成为不朽科幻名著的基底；另一个例子就是《三体》，三体同样拥有密集的科幻概念，比如黑暗森林，降维打击，奇特的三体文明形态，水滴飞船……这些都成了耳熟能详的经典。

那么怎么样才能创作一篇像《太空漫游》，或者《三体》的科幻小说呢？阿瑟·克拉克没有答案，大刘也没有答案。

写作在很大程度上，是个人的心灵探索，科幻小说也是如此。因此写出《三体》，写出《太空漫游》，就像是在问怎样才能复制出杰出作者的内心世界，是一个太异想天开的问题，只有在科幻里才有答案。

现实中的每个写作者只能寻找自己的路，而每个写作者会找到不同的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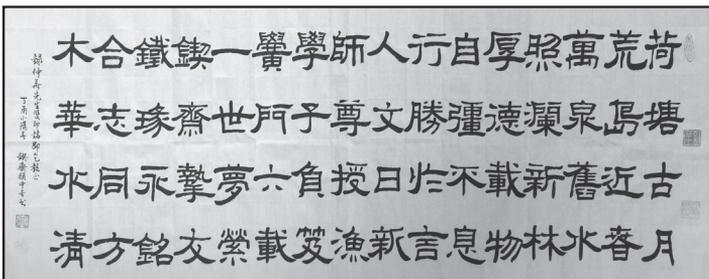
古时候，吟游诗人行走四方，传播英雄们的战斗故事。科幻作家，就像是吟游诗人，只不过，他们在灿烂星空下所吟唱的，是关于宇宙、生命以及一切的故事。极其广大，极其深远，正如苍茫宇宙；极其纷繁，极其复杂，正如璀璨生命。能够站在他们的行列中，贡献一点微薄之力，去描绘那无穷无尽的图景，或许是我的人生中最大的幸运。

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

希望每一个写科幻的人，也希望我自己都始终保有那纯真的状态，就像阿瑟·克拉克刻写在墓碑上的那样：他从未长大，却从未停止成长。(He never grew up, but he never stop growing.)

(转自《文汇报》2017年12月1日)

挚友篆刻书法家顾中奇先生为我治双印：“水清木华、合志同方”，并书录拙作《双印铭》。铁线金文，蚕头燕尾，印书合璧，借以志怀。



## 双印铭

○陈仲华（一九六八届无线电）

——为毕业五十周年而作